

战“疫” 上汽员工在武汉

我守着工厂,和总经理一起吃了十几天的泡面

首席记者 阮希琼



口述人

曾恺 85后党员

上汽通用武汉工厂安保经理



“这一个月中,有太多印象深刻的事。我焦虑过、害怕过,但还是选择留在我的岗位上。身边有医护朋友去了一线,和他们比,我这事儿真算不上啥,只是职责所在。”

妻儿回老家,我留下了

我们真正感受到疫情的严重性,是在1月20日,那天正式明确这个病是可以人传人的。第二天,我们马上减少了不必要的出勤,开始行动,进行口罩、消毒水、测温枪等物资的第二轮紧急备库。

当时,最担心的还是我

们的员工,有些员工已经提前休假回去了,所去场所和接触人群都不太受控。那天,公司启动了每日全员申报确认工作,我开始组织协调各部门员工的状态统计,并建立了异常人员跟踪档案,实时跟踪,还对其接触人群进行了逆向排查。

之后的几天里,疫情愈演愈烈。没想到,1月23日,武汉封城了。

每年春节,我会在公司值班,一直到大年初二回老家。我的妻子和孩子很早就回了老家,就等我回家过年。但今年,我回不去了。

那天晚上,我辗转反侧,做了一个决定。

春节期间,虽然公司生产线停止运作了,但是有的岗位是24小时离不开人的。比如,涂装车间的前处理电泳原料价值很高,而且有温度的要求,必须有人看守;再如,工厂的废水处理靠微生物,那些微生物没人看管也会死;同时,工厂还有供电、防盗等需求。所以,我们安保部门必须要有人出勤,保证工厂的基本运转。疫情期间,人员出勤要尽量减少,我的兄弟家里都有妻子和孩子需要陪伴,反正我也是一人,干脆让他们回去过节,由我一个人顶上吧。

从那天开始,我天天上

班。但我不敢和家人说,怕他们担心。

1月24日除夕,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年夜晚上,街上竟没有一辆车。

楼里有确诊,我也慌

1月25日,武汉市政府宣布从1月26日起禁止私家车通行,还好公司迅速和政府协调,为必须上班的人员申请了通行证。小区也封闭了,每天保安都要对我进行“你是谁,从哪来,到哪里去”的灵魂拷问。估计他心里想,人家都躲家里不敢出来,就你一个呆头呆脑还要去上班。

看着确诊的数字蹭蹭往上涨,大家都十分焦虑。早上上班的路上,我看到超市门口排起了长龙,大家都开始囤食物,做打持久仗的准备了。

先前我知道我们小区有几例确诊病例,但都不是我们这栋楼。直到有一天,我得知我们楼里确诊了一例,我有些慌了,电梯不敢坐了,天天爬楼梯上下班。

2月6日,我看到一则新闻,一个人买菜15秒就

感染上了,太可怕了。我也害怕,但职责所在,我还是坚持天天到岗。好在我本来就是做EHS(健康、安全与环境一体化管理)这一行的,有习惯在家里备口罩、消毒水等,能做好自我防护,这些防疫物品现在在武汉很紧俏。

难忘的视频会议

在公司,我几乎天天都要和各部室的负责人召开视频会议,因为还有很多难题等着我们去解决。

比如,要排摸清楚我们那么多员工现在在哪儿,有没有异常情况,节后如何返回,因为返程的不确定对生产人员造成的影响,要有合理的排产计划来应对;同时,武汉现在医疗防护物资很紧缺,我们复工后的防疫物资也要有渠道保障,要不断地找采购备库的机会;此外,还有物流运输、供应链管理、后勤保障……

虽然事情繁复,但我很有感触。从我进公司以来,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工作模式。很多同事在家,但他们一直在线,兢兢业业地做好

自己的事,没有人逃避。特殊时期,让我进一步体会到上汽通用人的精神。

疫情结束后,我想好好吃一顿火锅

要说难忘的,还有泡面。

工厂总经理和我一样,天天在公司。中午因为食堂不开,外卖也不送了,他带着我连吃了十几天泡面。现在,我看到泡面就想吐,这辈子再也不想吃泡面了。

晚上回家后,我会随便烧一点菜,冰箱里都是肉,那原本是打算过年和家人一起吃的,现在估计我一个人能吃到6月份了。

因为我早出晚归,没有办法到超市囤蔬菜。盒马鲜生上即使抢到了,早上家里也没人收货。好在有一些好心的邻居,有时会帮我买一点菜放我家门口。

2月14日情人节,我已经连续工作了25天,家里最后一盒方便速食自热火锅被我吃完了。现在我最大的愿望是,等疫情结束后,和家人一起好好地吃一顿火锅。

打完点滴的手有点凉,但我心里却暖暖的

本报记者 邹勇



口述人

王海燕 39岁

上汽安吉物流湖北公司综合

办负责人

安吉物流湖北公司工会主席



2020年新春,我加入一场“战疫”中。我从一位卧床休养的病人变成了一位抗击疫情的参与者。风,毫无预兆地席卷整片旷野,撩动人的思绪万千。

在非常时期,我恰巧由于其他疾病开刀入院。1月21日早晨,刚做完手术,我被监测仪警示声和药物反

应折腾了一夜,还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,父亲便戴着口罩赶到了病房。他告诉我:“武汉成立了疫情防控指挥部,开始实施进出武汉人员管控,很多人都开始佩戴口罩。”

那天,病友们都在积极申办出院手续,所有人都感觉武汉疫情的压力比年来

得更强烈。隔壁的两位病友也开始讨论着何时能出院,一方面是赶着回家过年,另一方面更是害怕新冠病毒的传播。庆幸的是,我所在的住院区远离发热门诊。

得知武汉疫情开始爆发,我担心起正在一线坚守的安吉小伙伴们:他们的防护物资够不够?他们的交通

出行是否有困难?运作现场是否困难重重?

但是,因为手术后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,自己不能第一时间赶到小伙伴们身边,我心急如焚。

1月22日,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级应急响应,武汉市政府要求全市公共场所人员都要戴口罩。根据疫情的发展趋势,武汉的防疫物资很快就会出现短缺。为了做手术,我当时已经提前休假,但我的本能反应告诉自己,必须马上为小伙伴们筹集防疫物资。

当天下午,我立即召集公司工会委员开动员会,发动大家紧急采购防护用品。会后,大家分头奔向周边的药房、超市购买口罩和消毒液。大家还发动家人一起帮忙,四处采购防护用品。由于疫情造成的紧张气氛,各

大医院、居民们纷纷囤积防疫物资,经过几个小时的地毯式搜索,最终抢到了100只口罩。

从1月23日10点开始,武汉封城,进出武汉的高速公路陆续封闭,省内各地公共交通陆续停运。如果不能及时筹集足够的防疫物资,身处武汉的安吉小伙伴们的健康将受到威胁,业务运作也将受到严重影响。

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,上汽安吉物流总部主动联系湖北公司了解情况,总部工会主席第一时间在“安吉工会大家庭”进行全体动员。除夕前一天,公司各大分区的兄弟公司工会纷纷响应、彻夜行动,发动身边一切可用资源援助武汉。

经过连夜扫货,总部工会终于筹集到12箱口罩和消毒液等防疫物资,将其送

往上海虹桥火车站,并协调铁路部门装货、发运。除夕日清晨5:28,这批防疫物资顺利装上了中铁特快抗灾动车,一路驶往武汉。

当天上午打完点滴,我决定亲自带队去火车站领取防疫物资。作为一名党员和工会主席,在关键时候,我责无旁贷。

父亲担心我尚未痊愈的身体,在还没有封路的情况下开车送我去火车站。上车时,他递给了我一盒水果,我塞了一块到他嘴里。父亲笑了,我也笑了。

1月24日10:17,中铁特快抗灾动车顺利抵达武汉站。11:05,我们顺利取到了12箱防疫物资,并及时将这些物资分发到一线的小伙伴们手中。严寒的冬日,打完点滴的手有点凉,但我心里却暖暖的。